

謝靈運《登池上樓》補充資料

潛虬媚幽姿，飛鴻響遠音。薄霄愧雲浮，棲川怍淵沈。進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。
狗祿反窮海，臥病對空林。衾枕昧節候，褰開暫窺臨。傾耳聆波瀾，舉目眺嶠嶔。
初景革緒風，新陽改故陰。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。祁祁傷幽歌，萋萋感楚吟。
索居易永久，離群難處心。持操豈獨古，無悶徵在今。

1. 不恤：不顧念、不體恤。
2. 初發芙蓉：新開的蓮花。「芙蓉」有木芙蓉與水芙蓉兩種，此指水芙蓉，即荷花。此語喻謝詩清新自然。
3. 辭美意永：永，雋永之意，謂其作意義深長，耐人尋味。
4. 玄言詩：一種以闡釋老莊和佛教哲理為主要內容的詩歌，約起於西晉末年而盛行於東晉。然此類作品大多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」(《詩品序》)，缺乏藝術形像及真摯感情，文學價值不高，所以絕大多數今已失傳。
5. 繩削：以墨繩(木工用以直木之墨線)正之。此謂謝詩不經削改，妙語天成。
6. 媚：美好。
7. 力不任：任，堪也，勝也。
8. 狗：徇之異體字。營求之意。
9. 反：還也。
10. 痾(ㄅ，又音ㄅ)：疾病。如：「沉痾」。
11. 衾(ㄍ一ㄣ，又音ㄍ一ㄣ)：大被。
12. 褰(ㄍ一ㄣ)
13. 臨：居上視下。
14. 嶠(ㄍ口)嶔(ㄍ丨ㄣ)：山峻曰嶠，山高險曰嶔。嶠嶔，山險峻貌，或作嶠峯(ㄍ一ㄣ)。
15. 緒風：餘風。《楚辭·九章·涉江》：「乘鄂渚而反顧兮，欸秋冬之緒風。」
16. 園柳變鳴禽：變，指種類不同。
17. 《詩序》曰：「〈七月〉，陳王業也。周公遭變故，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，致王業之艱難也。」
18. 「春日遲遲」四句：遲遲，舒緩貌，此言春日漸長。采，採也。繁，菊科植物，又名白蒿。祈祈，眾多貌。殆，將也，可能之詞。及，與。殆及公子同歸，其意謂女子深恐貴族公子強與之俱歸以為妾媵(一ㄣ、。妾媵，侍妾也。)也，故前句有「傷悲」之詞。
19. 遯世無悶：舉世無人知其才能而無有憾恨。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〈登池上樓〉作於謝靈運出任永嘉太守之次年，即少帝景平元年(423)初春。南朝宋武帝劉裕即位之初(永初元年，420)，「降公爵為侯，食邑五百戶」，靈運心中雖然怏怏，卻不得不寫〈謝封康樂侯表〉向新皇「謝恩」，以示對新朝的感恩與擁戴；劉裕死後，少帝繼位，

靈運又寫〈武帝誄〉，以「諛墓之文」來贊頌宋武帝的功德，向新帝示好。然執政徐羨之、傅亮等卻羅織「構扇異同，非毀執政」的罪名，將謝靈運排擠出京，外放永嘉太守。而靈運久鬱的滿腔憤懣，無處發洩，故到永嘉後，便大病一場，直至第二年春天方始告癒。此時康樂久病初起，發現景換物改，春回大地，於是觸景動情，委婉抒發自己政治失意，嚮往隱遁的心情。

本詩首聯托物起興，奠定全詩的基調。它暗用《周易·乾卦》「潛龍勿用」與〈漸卦〉「鴻漸於陸」之意，龍能「深藏而保真」，鴻則「高飛而遠害」，二者雖然不同，但都能各適其性，自得其所。相形之下，靈運則身陷塵網，宦海浮沉，面對潛龍、飛鴻的進退自適，難免有「愧雲浮」、「作淵沈」之慨歎，而其內心的彷徨與進退失據之情，亦可由此而見，故下文有「進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」之語。蓋仕進而不能進德修業，隱退又無力躬耕自養，為求俸祿，卻遭外放而謫居窮海。既然「薄霄」之願無望，「棲川」之念空存，則其惆悵茫然之情，可想而知。上述八句，託物興感，寓景賦志，匠心獨具。

「衾枕」以下八句，描寫康樂大病初癒，登樓遠眺新春景色時的欣喜之情。詩人久病臥床，未離衾枕，故無從感受外在季節氣候之變化。今則病體新痊，登樓遠望，掀帷臨視，耳目所及，由遠至近，則大海的濤聲，悉聆於耳，高峻之青山，盡收眼底。春光明媚，春水碧綠，園林草木，生意盎然。「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」二語，用字平易，寫景自然，乃謝氏之名句。池塘春草，一片新綠，園中柳樹，鳥鳴悅耳。康樂登樓瀏覽，只見春景怡人，滿心愉悅，無意間情與景會，自然道出，毫無斧鑿痕跡。故宋人葉夢得《石林詩話》謂曰：「此語之工，正在無所用意，猝然與景相遇，借以成章，不假繩削，故非常情所能到。」而康樂對此二語亦頗得意，鍾嶸《詩品》引《謝氏家錄》曰：「康樂每對惠連，輒得佳語。後在永嘉西堂，思詩竟日不就，寤寐間忽見惠連，即成『池塘生春草』。故嘗云：『此語有神助，非吾語也。』」可見靈運對此二語之喜愛。後人對此亦多稱賞，如宋人吳可曰：「春草池塘一句子，驚天動地至今傳」，金人元好問曰：「池塘春草謝家春，萬古千秋五字新」，則其受人重視之程度，可以想見。

「祁祁傷幽歌，萋萋感楚吟」，此則由前段遊目聘懷之欣喜過渡到傷今思歸之感慨，並表達急流勇退之心情。它糅合《詩經》與《楚辭》的句子而成，即「春日祁祁，女心傷悲，殆及公子同歸」（《詩經·邶風·七月》）與「王孫遊兮不歸，春草生兮萋萋」（《楚辭·招隱士》）。由眼前的景色想起古人歌詠春景的傷感情緒，兼之此刻謫居窮海，懷想故人，「索居易永久，離羣難處心」，更加深康樂思歸隱遁的決心，故後有「持操豈獨古，無悶徵在今」之語。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》：「龍德而隱者也，遯世而無悶」，康樂引用此語，言己亦能如前賢隱遯而無悶。故謝靈運就職一年後，即稱病返鄉隱居。

綜觀全詩，可見靈運在仕途失意後對歸隱之間適自得的嚮往，然其中實有其莫可奈何的一面。本詩託興深切，情景交融，造語清新，對偶工整，確是康樂詩歌中之上等之作。